

# 望道『做了一件大好事』

■ 郝茂琦

江义鸟人。中学毕业后,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,准备去欧美留学。后来未能去欧美,却去了日本。兴趣广泛的他,在日本主攻法律,兼学经济、物理、数学、哲学、文学。1919年5月,他结束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学生活,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。

陈望道进入学校之后,锐意革新,倡导新文学、白话文。1919年底,作为“五四运动”的呼应和延续,“一师风潮”爆发,当时陈望道也遭到查办。不过,各地学生纷纷通电声援,浙江当局不得不撤回撤换、查办之命令。但是,经此风潮,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就在这时,陈望道受领了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任务。

1920年2月下旬,陈望道回到老家——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,便着手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陈望道避开来来往来的亲友,躲进老家的柴屋里。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火,墙壁积灰一寸多厚,墙角布满蜘蛛网。他端来两条长板凳,横放上一块铺板,算是书桌。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,算是凳子。入夜,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。他不时翻阅着《日汉辞典》《英汉辞典》,字斟句酌。

江南的春寒,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。陈望道手脚麻木,连笔都握不住,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“汤婆子”。

烟、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。香烟一支接着一支,宜兴紫砂茶壶里,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。又是整夜未眠,那日清晨,陈望道望着纸上的文字,想着十月革命的烽火、积贫积弱的中国,觉得笔杆又重了几分。他掐灭烟头,用茶水洗了洗手指头,水滴在稿纸上留下水渍,他小心拭去,忽见有比油灯亮堂千万倍的光映在“共产主义”一行,他抬头,才发觉太阳已破云而出。窗外,是光明万丈,生机盎然。

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已至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一日,母亲给他做了糯米粽子,外加一碟红糖。她把粽子送到书桌前,催促儿子趁热快吃。陈望道心不在焉地吃着粽子,一边琢磨翻译句子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在屋外喊道:“红糖不够,我会再给你添一些。”他连声应和:“够甜,够甜的了!”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,竟见到他满嘴墨汁,红糖却一点儿没动——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了粽子。

这本书译毕之后,辗转交到了陈独秀那里。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此事,决定秘密出版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,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。于是,他们租了一幢两层石库门房子,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——“又新印刷所”。取名“又新”,意即“日日新又日新”。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,便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发行,使那些“研究《资本论》这个学说系统的人”——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,得到了莫大的鼓励。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,仅仅“有产者”“无产者”“阶级斗争”以及“全世界无产者,联合起来!”这样的词句,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。这本小书,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,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党。它就是一场及时雨,给正在酝酿、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,下了一场酣畅的甘霖。

后来,鲁迅读完陈望道托人转赠的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本后,说了如下赞语: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“过激主义”来了,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“主义”真正介绍到国内来。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。望道在杭州大雨一阵之后,这次埋头苦干,把这本书译出来,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(根据叶永烈著《红色的起点》整理)



## 浪花

■ 孙佳欣

历史大潮滚滚向前。我看到一艘红船,启航于浙江嘉兴的南湖上,载着无数仁人志士,追寻真理与信仰的光芒。他们手中的火把连成一片,像喷涌的岩浆,像要染红整个天际。有一首诗这样写道:“来到嘉兴南湖风雨飘摇中的那条船上,他们的手紧紧相握着,灵魂与灵魂也握在了一起……从此一个民族有了自己清晰的航迹……”

沧海桑田,而今已换了天地。今日之中国,已傲然屹立。而那艘红船,依旧在那里,镌刻在民族的记忆里,融化在汨汨流动的红色血脉里。浪花,在船身旁跳跃,又汇聚起历史的大潮。那之中有为民觉醒上下求索的勇士,有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烈士,有为国家建设殚精竭虑的志士,有无数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。

共产党人,传承的是精神,不变的是信仰。他们化作朵朵浪花,乘着时代的潮流,将自己汇入滔滔巨浪,推动追梦的巨轮扬帆远航。

本版插图:赵建华 吴春斌 赵瑛颖 颜超 莫双辉

图片制作:陈新阳

## 长征

第6163期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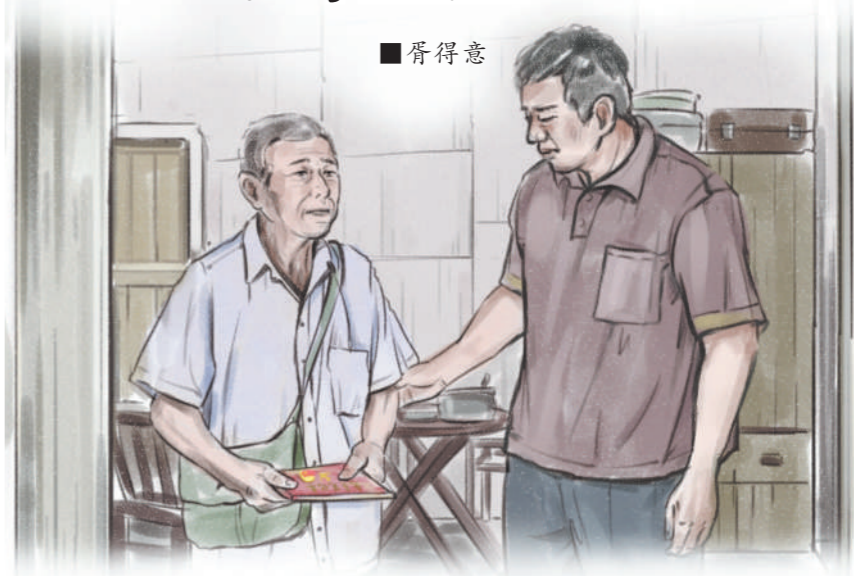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画面,我永生也不能忘记。

那年,母亲的骨灰被装进了一口大红棺材里。按着风俗,在钉上棺盖之前,主事的要叮嘱一下家人,还有什么东西要给故去的人装进棺材带走。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时出现的,74岁的他从屋子里急急地小跑出来,嘴里喊着“等一下”。

我惊讶于他突然的出现,怕他克制不住悲痛。亲朋近邻也愣愣地看着他——我们那里,是不兴带陪葬品的。就在众人愣怔之际,父亲从他的军用挎包中掏出了一个小红本。他把那个小红本举起来,手有些发抖,可神情极为庄重:“这些年,老付躺在床上开不了党员会,党费可是一个月没落。”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党员徽章,仔细地看了看,“把这个给她带走。”说着,他俯身把胳膊颤巍巍地探进棺材里。那口硕大的棺材只装了母亲的骨灰,显得无比空荡。我站在一

## 母亲的心愿

■ 胥得意



旁,盯着父亲俯下去的身影,他似乎敛去了悲伤,语气算得上平静:“老付,我把你的愿望完成了。”

人们谈不懂父亲这个举动的含义,但我知道。这枚党员徽章可能一直在母亲的枕头下,可能母亲生前与他约定要带走它,或者这是他认为母亲在地下最好的陪伴——这枚徽章见证了父母温暖幸福的往日时光……这实在是一件深沉的事,我觉得藏在心底要比向父亲问清楚更好。

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属于偶然。母亲是村里的教师,也是村子里唯一的女党员。由于忙于事业,她的婚姻一直处于搁浅状态,这一耽误就到了30岁。那年,当兵的父亲回家探亲,名为探亲,实则相亲。母亲和父亲从相见到结婚只用了一周时间。父亲家徒四壁,没什么可以相看的。可母亲中意父亲,因为他身上的“三点红”和党员身份。结婚第三天,父亲又回到了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部队。母亲对父亲还是很了解,只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当兵的,是个党员。

晚年的母亲对我提起她的婚姻时,说过两次“尽管你爸那时是预备党员”,这句话里明显包含着母亲的“偏心”:哪怕父亲入党还没转正,母亲也可以在婚姻上让父亲先“转正”。

父亲退伍之后,成为了煤矿工人。在我五年级的时候,他订了一本叫《共产党员》的杂志,这本杂志成了我少年时期的课外读物,一直陪伴我到参军入伍。母亲说父亲的知识水平在他退休后有了一定的增长,不知道是不是受母亲熏陶的缘故。

参军之际,父母给我提出的要求是到了部队一定要入党。别的战友家书是什么内容,我不晓得,但是在母亲给我写的信中,大多是告诉我一个好的战士就要向党组织靠拢,要为组织做事。她甚至还专门为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的格式,让我结合工作认真完成递交上去。他们对我入党问题是十分关心的。

我在部队期间,立了七八次功,但父亲和母亲最为骄傲的,是我被原沈阳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母亲说:“你是一个好党员,但要戒骄戒躁。”父亲说:“立功看的是工作,优秀共产党员看的是政治觉悟,你还是处处带头。”自我入党之后,父亲和母亲一直用“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,处处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”来要求我,我也曾有过怨言,觉得他们不够体谅我的辛苦,可

看着自己变得越来越好,我也渐渐理解了他们的用心良苦。

多年来,只要父母给我打电话,最后一定会说“不要犯错误,注意身体”。他们对我的教育,严格中带着关切。在我看来,他们自己也确实做到了一个好党员该有的样子,哪怕他们不是我的父母,我也愿意听从他们的教导。

母亲去世前,父母又搬回了村里。这下父亲再去开党员大会,就不用一早从县城坐车往返了。之前,父亲每次去开会,母亲都开着玩笑提醒他:“别人要是问我咋样了,你就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呢。活一天,我就是一天党员呢。”母亲也曾感叹,在电视里看到有的党员去世后,身上覆盖了党旗,“这得多大功绩的人才可以做到这样啊。”我听得出来,她是羡慕的。

母亲已去世多年,但每当想起她生前对我的教诲,我便觉得她从未离开——我不仅是她孕育的孩子,也是她培育出来的党员。父亲还在按时开着他的党员会,他话不多,平时与我的交流也是寥寥。但他为母亲送葬时的那个举动,已经成为了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画面——他手中拿着的那枚党员徽章熠熠生辉,带着信仰的温度与力量,成为母亲永远的陪伴。

上世纪90年代,爷爷家里穷,孩子多,您去当了兵。在一个深夜,驻地附近村庄突然燃起大火。紧急集合号声划破夜空,您和战友受领任务后迅速整装,前往起火地,到达后,按照计划进行灭火救援。您在一处房屋外灭火时,突然听见屋内有孩子的哭声,刚18岁的您,想都没想就冲了进去,一把将蜷缩在角落的小男孩抱起,飞速向外跑去。中途,房梁上的一块木头突然掉落,您下意识伸出右臂为小男孩挡了一下,忍着痛冲出了火场。原来,您手臂上那一块大块陈年的伤疤,背后竟有这样的那事。

您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新兵连当班长吗?我在新兵时期没少受他的关照。还记得刚开始爬战术,我总是提不上速度,一度失落气馁,怀疑自己不是当兵的料。是肖班长一直拉着,陪我训练,给我打气,还跟我讲他刚入伍时的迷茫。渐渐地,我的速度提了上来,甚至超过了他,他特别欣慰,叫我继续努力。前阵子他要结婚了,却因临时任务推迟了婚期,我替他遗憾,可嫂子却说:“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不能完全属于自己,一种是军人,一种是共产党员,我理解他。”

父亲,这3年来,我一直记得您对我说的“要追上您”。也许追上您的路程还有很远,可是我会以您为榜样,全力以赴。

向您遥敬一个军礼。”

月光淡了,我放下笔,推开窗户,正好迎来一个黎明。

(李攀奇整理)

## 榜样

■ 马文康



一样,‘砰’的一声拍在地板上。起来之后,您笑得特别开心:‘别看我退伍这么久,好久没练过了,但是要让我倒,我还是敢倒,这个胆量我是有的。’您也让我试一下,我看着硬地板,怎么也不敢倒下去,最终还是没做成。

或许您不知道,自那天之后,您倒地的那份勇气一直激励着我。如今,我也成为了一名军人。是您教会了我何为勇敢,让我在军旅路上有了直面困难的勇气。父亲,我已经从当初那个知难而退的小男孩成长为迎难而上男子汉,您欣慰吗?

父亲,共产党员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?

还记得小时候我经常问您这个问题。您和母亲都是党员,在我的印象里,你们总是很热心,左邻右舍谁家有困难了,需要搭把手帮个忙,你们从不推脱。这使年幼的我对‘共产党员’有了最初的印象——共产党员是热心肠。后来,在我入伍前夕,您向我说起了您入党那年的故事。

转眼18年过去了。

在临终前,老人把儿女叫到跟前,并把木盒子和钥匙交给了他们,他已说不出话来,浑浊的眼里有泪光闪动。

父亲去世后,建国、建芳终于打开木盒子,看到了里面的“宝贝”——那是一面手绘的早已褪了颜色的纸质“党旗”,党旗下面,还压着一封老人写给儿女的书信。

“建国、建芳:1948年10月,我在锦州秘密加入了党组织,这面手绘纸质‘党旗’,是地下交通站为我宣誓时临时准备的。1个月,我们的组织被国民党特务发现,在撤离交通站时,我把这面纸质‘党旗’带了出来。后来我当了兵,在部队里,这面纸质‘党旗’一直被我带在身边。战争胜利,我把这面‘党旗’装进木盒子带回了老家。我入党和参军时间短,自觉没有为党作多大贡献,故这面纸质‘党旗’的故事一直未与你们提过……希望你们把这面特殊的‘党旗’当作‘传家宝’珍藏下去,让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: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战火硝烟年代并不遥远,要自立自强,护佑来之不易的和平安稳。另,我枕头套里还有2000元存款,务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。父亲亲笔。”

看着父亲的遗嘱,兄妹二人久久不语。他们仿佛看到了年轻的父亲在这面纸质“党旗”之下宣誓的样子:目光坚定,誓言铿锵,那“党旗”鲜艳夺目,像一团火映照在父亲明亮的眼中。

## 特殊『党旗』

■ 张凤波

拉着老班长的手,老人激动不已。他拿出那个神秘的木盒子,递给老班长看。看过木盒子里的东西,老班长竟激动地流下了泪水。

当晚,老人和老班长一起睡在他家里的土炕上。“还是睡土炕心里踏实啊,这让我想起了咱们在锦州打仗的那些日子!”老班长感叹道,“木盒子里的这个‘宝贝’一定要流传下去啊!”听着老班长的话,老人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## 精短小说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98岁的老人身体越来越差,他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一天,他把儿子建国和女儿建芳叫到床前,说有事要交代。只见他吃力地从床头内侧搬出一个棕色的木盒子,叮嘱他们今后一定要保管好这个盒子。

建国十分熟悉这个木盒子。他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抱着木盒子念叨着什么,有时还会抹眼泪。他很好奇,问父亲,父亲却总是沉默。一次,趁父亲外出收山货,兄妹二人商量着想偷打开木盒子,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乾坤。谁知拿到木盒子后,却发现上面有一把铜锁。正想着怎么把锁撬开,刚离开家门的父亲突然回来了。看到眼前这一幕,他拿起棍子就把儿子打了一顿,女儿也挨了顿骂。自此,他们再也不敢打这个木盒子的主意了。

在老人80大寿那天,自北京来了一位客人。老人见到客人后,先是一怔,唤了声“班长”,便和他紧紧抱在了一起。

“我是通过原部队档案记载才找到你家地址的,再不见你,这辈子的缘分恐怕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!”

“班长,我就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!”

来访的客人姓孙,是老人当兵时候